

热词解析

兰花草



“我从中来，带着兰花草……”，海峡两岸对这首歌曲都非常喜爱，但鲜有人知这首歌出自胡适先生之手，更少人深究，歌中的兰花草是什么植物呢？

近日，有人在台南市东区巴克礼公园拍到一种迷你兰花，花朵只有0.5厘米大小，沿花茎盘旋向上开放。照片上传到网络上引起不少人点赞，有植物学家指点，这就是歌中唱的兰花草，学名是绶草，清明前后开花，又被称为清明草。绶草是平原上最小型的兰花，过去常见，但随着环境的破坏和大量使用除草剂，加上民间传说绶草有抗癌效果，人们大量采集，现在已很难在野外看到。

绶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二中，大陆也将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中，但台湾还没对它实行特别保护。

台湾盛产兰花，当下又是绶草的花季，专家提醒如果在野外看到绶草非常幸运，要有惜花之心，如果再破坏，野生绶草将有灭绝之灾。听了专家的介绍，那位绶草的拍摄者拒绝透露拍摄方位，以免太多人慕名而去伤害绶草。有台南市民表示，曾经看到生态公园管理人员用除草机割草，既然建的是生态公园，应该对珍稀植物加以调查保护，如果除草机会铲掉绶草，那就太可惜了。

杀人不偿命？

女童案引发台湾死刑讨论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台湾有死刑，但近几年近乎虚设，因为“废死刑”的呼声持续增高。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法官不敢判死，判死后也不敢执行；另一方面，无目的杀人的恶性案件不断，而且发生在地铁、校园、街头等公共场所，引发社会恐慌。

上周，台北一位4岁女童在妈妈陪伴的情况下，在街头被一位吸毒者连砍数刀，身首异处，惨状点爆台湾社会的愤怒。各界知名人士纷纷站出来对“废死”说“不”，演员郭彦均网络留言：要“废死”的，出来！

人权与人命

台湾有“废死联盟”，他们认为天赋人权，不能剥夺，犯案后可“教化”，以死制死并不能消灭犯罪；而且台湾曾经发生过冤死的“江国庆案”，死刑有冤案的风险，即使风险很低，对当事人和其家人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伤害；犯案者如果有精神障碍，失去自主能力，国际惯例也都是免死等等。

这样的观念并非只出自社团，也得到有些官员的认同。曾主管台湾法务部门的王清峰就反对死刑，任上拒绝签署执行死刑的文件。虽然她长期致力于替“慰安妇”打官司而拥有高人气，也不得不因为“阻碍执法”辞职下台。

不仅王清峰，其他官员面对死刑问题也都“不作为”为上，据台湾官方资料，20年间台湾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直线下降，1997年为38

人，这几年每年最多只有五六人，2006年到2009年无一人被执行死刑。从量刑来看，2003年到2015年不得上诉的死刑犯有81人，其中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只判了1人。刑法中虽然仍有死刑，但怕被骂“恐龙法官”，不少法官在量刑时根本不考虑死刑了，多以“精神障碍”、“有悔意可教化”为由免死。对此，台湾社会大多数人特别是受害人家属不接受，有人质疑：只讲人权不要人命？女儿惨遭杀害的艺人白冰冰说：“哪个法官说可教化就让他领回家去教化。”

强制就医门槛高

的确有些无目的杀人案件是精神病患者所为，但在台湾，强制精神病患者就医并不容易。在保障人权的呼声之下，台湾2008年实行新的《精神卫生法》，新法规定精神病患强制就医须经“鉴定与强制治疗审查会”审查后才能执行，审查会成员包括专科医师、护理人员、职能治疗师、心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其中只要有一人反对就不能强制住院治疗，再加上不少家庭替精神病患和有酒瘾、毒瘾者遮掩，令一些有攻击行为的人得不到治疗和管控。据统计，新法实施后，台湾精神病患的强制就医数锐减，从1年2000多件下降为600多件。有医生指出，新法的标准很模糊，比如“精神状况严重

怪异”，什么才叫“严重怪异”？过去两位医生均做出强制就医决定就可执行，现在不少医生怕触犯人权问题，宁肯自我设限不向审查会提出强制就医申请。

就算医生提出来，审查会也可能不通过。有一个案例，一位病患产生受迫害妄想，在床上、办公室都藏着刀，家属提出强制就医，但审查会认为患者还能工作，没有“严重怪异”行为，除非病患愿意，否则不能强制住院。但事实是情绪失控伤人并不一定平时多怪异，这样的人如不住院，家属再无力管束，随身带刀很可能造成无目的伤人或杀人恶果。

此外，台湾健保正计划缩减慢性精神科患者住院天数，原来健保可支付住院一二年的，将来也许只支付住半年，病患出院后如果发生问题才能再住院。而发生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严重伤害他人，这也引起医生和病患家属的不安，给社会安全带来新的隐患。

“废死”需要条件

台湾连续8年发生无目的杀人恶性案件，不少受害者都是儿童，台湾将这样的凶案称为“随机杀人”，案犯一般也被判定为精神病患，不被判死。对此，有些受害者家属很不认同：“随机”为什么专找没有反抗能力的儿童下手？精神病？为什么砍向别人不伤自己？”2012年台南一位方姓男童在游乐园玩耍时被割

喉身亡，凶手因“精神障碍”被判无期徒刑。台北女童案后，男童的姑姑向台湾媒体表示，他们一家人一直在等待一个公平，“如果当初那个凶犯被判死，不会有阻碍作用吗？司法没有办法对付这些恶魔吗？难道就像抽签？哪个孩子下次被抽中谁都不知道。”

每逢类似凶案发生，台湾就会有一场死与不死的大讨论，但讨论过后也没有结论。虽然支持死刑的占多数，但“废死”派占据人权的道德高地，法官还是有判死的压力，执行起来更困难。此次女童案引发的讨论中，有人权工作者表示，虽然国际人权组织朝“废死”的方向努力，但各地情况不同，台湾的治安环境和法制条件是否适合“废死”要评估，也要重视大多数赞成死刑者的意见。此外，国际人权公约也非完全“废死”，规定重罪且依法的情况下仍可实施死刑。

有法律专家指出，鉴于台湾现状，死刑仍然是遏止杀人的最后防线。台湾有死刑，也有配套法规，法官应依法判决，依法执行。虽然法官判案会受大众舆论与价值观影响，比如早年判离婚案，一般“劝合不判离”，现在尊重人权“判离不劝合”，但对死刑犯不能只考虑“废死”而忽略支持死刑的主流价值。如果台湾真能实现教育改善人性品格、制度确保治安无忧，百姓都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安享天年，“废死”自然成为主流价值，那时法官判案再考虑“废死”保障人权也不迟。

台北市府大楼“鼠辈横行”

虹文

台北市政府大楼近来受鼠害困扰，很多办公室都有老鼠出没，员工晚上加班时听到天花板上老鼠狂奔，清明假期后，有员工打开办公室后闻到死老鼠的臭味。台北市政府表示，已经和企业签署灭鼠合约，请企业定期灭鼠。

据介绍，台北市现任市长柯文哲上任后，大幅度调整办公室，令藏匿各处的老鼠横行，再加上柯文哲打破禁令，允许员工带食物进办公室，令茶水间、垃圾筒和有隔夜食物的办公室成为老鼠乐园。

发送商业邮件可能触法

林美

当下，越来越多的广告信件塞爆每个人的e-mail邮箱，台湾管理部门提出《电子通讯传播法》草案，规定发送方如果通过e-mail传送商业电子讯息，必须附有“拒绝发送”选项供接受者选择。这些信息包括商品、服务、土地买卖、租赁和营销推广等，如果收信人表态拒绝接受后再发邮件，发送方将可能触法。

港人多步行利健康

小夏

据香港媒体报道，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联合海外学者，研究城市环境与市民运动量的关系，以全球14个城市为样本，记录居住密度、公共交通工具站点和公园数量等数据，并邀请了6000多名成年人佩戴仪器记录其体能状况。研究发现，14个城市每人每天平均进行37.3分钟中至强度的运动，新西兰的惠灵顿居首位达50.1分钟，美国的巴尔的摩居最后只有29.2分钟，香港人每天平均进行44.9分钟中至强度的运动，高于样本城市的平均数，居第四位。

研究者表示，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网络和行人道路设施规划完善，港人会步行去搭乘交通工具，加上香港家庭大多没有私家车，步行增加了运动量。这项研究呼吁各地规划“健康城市”，减轻因运动不足而带来的健康风险。



本周，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八届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揭幕。 谭达明摄

老去何依

探访香港养老院

周雪婷 郭启晨

九龙半岛的深水埗一带，香港低收入人士较多。这里街道陈旧，充斥着各类小商贩和传统行业，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经济腾飞并没有在这里留下太多痕迹。走在老旧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拄拐杖、坐轮椅的老人，以及大大小小的公立、私营安老院舍招牌。

香港人口的老龄化在深水埗区便可见一斑。数据显示，香港现有65岁及以上长者约120万，占总人口的14%。2066年，长者人数预计将达到260万，意味着届时每3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位长者。

面对日渐严重的老龄化趋势，长者安老服务在香港应运而生。对于体健长者，特区政府致力提供“积极乐龄年”和“老有所为”的环境；对于体弱长者，则须按不同程度身体需要，提供所需的支援。

按照长者护理需要程度由低到高，香港的养老机构可分为安老院、护理安老院和护养院。据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2015年统计，目前香港有各类养老院舍925家，提供73595个床位。其中不受政府资助的私人养老院占一半以上，达547家，提供的床位达到50315个。

香港年龄达65岁以上的长者，通过特区政府“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每月只需支付1506至2000港元的护理费，即可入住政府指定的养老院舍。但因申请人数众多，床位供不应求，排队时间通常需要3年左右。因此，很多长者转为选择私营安老院。而经营上自负盈亏的私营安老院舍，收费在每月5000至2万港元不等。

位于深水埗福耀大厦的“仁爱老人院”已成立12年，经过了两次装修，目前住着30多位长者，连院长在内共有9名工作人员，这是香港私人养老院社中的常见规模。

仁爱老人院的院长梁美莲今年不到50岁，在对养老院的运营模式有所了解后，凭借丰富的护工和管理经验，开办了自己的私营养老院。

走进这家养老院，可以看到，400平方米的一层楼中，30余个床位用木板隔开，每个“房间”大约4平方米，只能摆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间隔用的木板墙上挂着两三件衣物，有的也挂着家人的合影。长者在在这个巴掌大的空间里看书、看报、听广播，各行其是，很少交流。

入住仁爱老人院的长者年龄跨度很大，最年轻的66岁，年龄最大有102岁。“仁爱老人院”根据长者身体状况，每月护理收费在5000至1.3万港元不等。根据特区政府综援计划，65岁以上的长者可领取每月2660至4810港元不等的补贴，加上2012年增设的“长者生活津贴”2200元，很多老人入住养老院无需用额外开支。

据梁院长介绍，入住的长者大部分为独居长者，也有的因为儿女工作较忙，委托养老院照顾。66岁的张仁声早年离异后去柬埔寨打拼，与子女关系疏远，去年因身体大面积中风回港治疗，并选择只身入住养老院。

“等我身体养好了肯定要回柬埔寨的，这里太小了。”狭窄的居住环境和疏离的人

际关系，让张仁声把这里只当作一个短暂的驿站，他时刻准备着回到柬埔寨自己的独居生活。

与拥有健全行动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张仁声不同，大多数长者因为独居或年事已高，养老院成为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

住在养老院，护工就是与长者朝夕相处的“家人”。根据香港法律规定，老人院每位护工最多只能照顾4位长者，并且必须为社会福利署注册的护士、保健员和护理人员。仁爱养老院里共有8位护工，他们每天的工作琐碎而繁琐，不仅要照顾老人饮食起居，还得处理简单的医药护理。

老人院的清晨到来得格外早。由于老人大多睡眠质量比较差，护工每天早晨6时就开始为老人准备早饭。上午护工需要帮助长者洗澡，男女各隔天洗一次，很多身体衰弱的老人无助如婴儿，很多时候要靠两位护工抱上抱下，才能洗澡。

除了早中晚饭，养老院还提供下午茶，每天定点准时开饭，饭菜一般是一荤一素，有时也提供甜点。对于一些没有行动力的老人，护工要协助长者完成进食。

养老院与社会很多慈善机构建立联系，保持互动，每周二、四、六的下午，会有义工团体来看望老人，带领他们做运动、折纸、种植物等等。到晚上8时30分，安老院统一关灯，一天就这样结束。这种生活一年365天在安老院重复上演，每天如此，包括春节。长者和护工，渐渐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照顾长者始终不是易事，私营养老院

本身的生存也面临诸多困境。仁爱老人院的梁院长说，作为私营养老院，不享受政府的补助或津贴，日益增长的租金和物价让养老院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其次，养老院的工作因上班时间长、收入低、消耗体力大等，面临人手短缺的困境；此外，长者家属有时会不信任养老院，如何处理与长者的家庭关系，也是他们很头疼的事。

面对护工人手短缺的问题，特区政府在2015年推出并实施了养老院护工“先聘用后培训”的先导计划，招募青年人在安老院舍做护理工作，以满足护理人力需求。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特区政府将实施“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即增加约9000个安老服务名额及8000个康复服务名额以及1000个护工培训名额等。

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新闻发言人江楚淇表示，特区政府对养老院舍的服务质量

非常重视，从2016—17年度开始，特区政府将陆续把1200个目前在“改善买位计划”下的甲二级别宿位提升为甲一级别宿位。另一方面，政府将重组和合并其“安老院牌照办事处”及“残疾人院舍牌照办事处”，并增加人手，全面加强这两类院舍的巡查和监管。

此外，面对养老院床位紧张的趋势，特区政府也在通过财政投入解决困境。据社会福利署新闻处介绍，特区政府在2016—17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建议，增拨约1700万港元经常性拨款，增加约160个资助日间护理名额，以及约7000万港元，增加320个资助养老床位。

逐渐步入老龄社会的香港，如何兑现老有所依的社会需求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社会政策和安老服务的逐渐完善下，安老院舍或许可以成为老人真正的“家”。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安老行业人手紧缺。图为香港一安老院。

吴钟春摄